

黑面具 译丛

女性之眼

WOMAN EYES

系列侦探小说

1

午夜狂热

Midnight's Craze

[美]萨拉·帕瑞特斯基 主编

SARA PARETSKY

杨建华 译

美国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 (SINC)

隆重推出

本书将告诉您：什么是侦探小说的世界级水平！

中国电影出版社

午夜狂热 Midnight's Craze

[美] 萨拉·帕瑞特斯基 主编

SARA PARETSKY

杨建华 译



WOMAN EYES

系列侦探小说

1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夜狂热/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编;杨建华译,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
(黑面具译丛 女性之眼侦探小说系列)
ISBN 7-106-01861-9

I. 午… II. ①美…②杨…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045 号

Women On the Case
Copyright (c) 1996 by Sara Paretsky and Martin H. Greenberg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c) 2001 by China Film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01-5297

女性的目光 I 午夜狂热

(美)美国罪案小说女作家协会 编
杨建华 译

责任编辑:高晓诗
封面设计:刘海笑
版式设计:效时
责任校对:李小刚
责任印制:刘继海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邮编 100013
电话: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70 千字
印 数:1-10000 册

书 号:ISBN 7-106-01861-9/I·0335
定 价:全二册 40.00 元

序

萨拉·帕瑞特斯基

《案件中的女性》一书是女性犯罪小说作家一系列的应时短篇原著的第二集。第一集《女性的目光》发表于1991年。自此以后，女人——以及男人——都在继续思索着，用女人的声音讲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切尚有改善的空间，当然也有希望，因为当强奸和家庭暴力这样骇人听闻的问题仍然存在于全世界之时，有更多的女人在帮助其他人摆脱这样的凌辱。

与此同时，女人作品仍然难于像男人的作品那样持久流传，难于登上文学宝库的神圣之舟，难于获得文学大奖（在过去的30年里仅有两位妇女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确，女人在文学和电影中所充当的最流行的角色仍然是妓女和骇人听闻的被残害对象。只须看一下近年来的畅销书和位于榜首的那些影片便可一目了然。因此，我们在这里向您所展现的第二部分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当代流行文化中令人作呕的性疯狂的受害者。

尽管奥尔科特、布朗宁和斯托都曾积极地同美国的奴隶制进行斗争，然而她们并未同样积极地去支持那些当代来自非洲的美国作家，比如像哈利特·雅各布，或者安吉丽娜·韦尔德·格里姆克^①。同样，在《女性的目光》中包括了许多美国和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但是没有更多地谈到黑人妇女以及不发达国家的

① 美国反对奴隶制的斗士和妇女权利的提倡者。——译注

妇女,或者那些英语国家之外的妇女(只有卡塔兰·玛利亚·安托尼娅·奥里弗是一个特殊的例外)。所以《案件中的女性》试图扩展我们观察女性的视野。

我们备感欣慰地添加了第一集中所错过的一些重要的声音。这里有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黑人作家鲁思·兰德尔。伊丽莎白·乔治和琳达·巴恩斯也都献出了她们的小说以展示她们对人类情感那敏锐的洞察力。我们还十分高兴地增添了像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利莎·科迪和安托尼娅·弗雷泽这样技艺精湛的短篇小说家。对于在《女性的目光》面世不久即与世长辞的多萝西·休斯,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女性的目光》所纳入的埃利诺·泰勒·布兰德的小说显示了她的深度和敏感。内瓦达·巴尔有关安娜·皮金的故事为犯罪的场面注入了新的声音,这使得我们对她作为一位短篇小说家的表达范围又有了更加广泛的了解。

如果说《女性的目光》第一辑聚集了那些已获得了成功的作家的话,那么《女性的目光》第二辑则展示了一些新的作家,我们希望将她们的天赋表现出来。我们首次推出另外两位女作家:安德列亚·史密斯和迪西·斯科罗金斯·杰克逊。安德列亚·史密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人物,芝加哥的警官艾里尔·劳伦斯,未来,我们将会更多地看到他;而斯科罗金斯·杰克逊则拓宽了我们对那些无家可归的妇女的认识。

另外4位作家以英语在此书中崭露头角。维也纳的赫尔加·安德利在几年前编辑了一本德语版的欧洲和中东的女性犯罪小说选集,名为:Da Werde die Weibe zu Hyanen(《女人将变成残酷的人》,引自席勒)。她自己的短篇小说和迈里姆·劳里尼,以及阿尔及利亚的阿米尔·贝纳伯拉的短篇小说均出自那本选集。贝纳伯拉对那个被其兄弟强暴的女孩那充满激情的描绘将

使您对登在报屁股上的那些新闻价值不大的事情有更加深刻的理解。背井离乡的阿根廷人劳里尼为我们描述了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边界上那令人不安的生活景象。我们也同样骄傲地为您介绍俄罗斯作家伊林娜·穆拉维约娃，她的故事《生活的边缘》显示了女人为了生存所能焕发出来的力量。

我们从南半球很远的地方还发现了澳大利亚的苏姗·吉森，她有关政治和环境的故事在此特别切合时宜。除了这些令人兴奋的作家之外，还有南希·皮卡德，她表现出一贯具有的深刻洞察力；芭芭拉·威尔逊再次以她轻快的笔调触动了那神圣的情感。

马西娅·马勒是当今最富技巧的作家之一，她在一位作家和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之间创立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关系，这种关系显示了我们会不经意地对别人的生命和死亡上产生多大的影响。像她对生命那样，苏姗·邓拉普对死亡的意图具有极其美妙的幽默感；而阿曼达·克罗斯则再次表明了犯罪和无知是紧密相连的。

此书的目的是要继续进行巴雷特·布朗宁已经开始的工作，使妇女能够扩大她们声音的范围，为女性表现她们的时代，描绘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的苦难……以及她们的胜利。

在上个世纪末，男性作家和评论家们曾尽力抹杀女性的文学作品。巴雷特·布朗宁的诗绝版长达几十年，而像伊丽莎白·斯图尔特·费尔普斯、安娜·迪肯森和丽贝卡·哈丁·戴维斯这样的作家则完全销声匿迹了。这些妇女写作的主题打破了当时社会的禁忌：她们无畏地讨论种族间的通婚，乱伦，或者男性艺术家的合法欲望。她们的书籍拥有众多的读者，使得她们更具威胁力。亨利·詹姆斯之流借助著名期刊的版面奉劝读者和出版商不要理睬女性的文学作品。女性的书籍被描绘为“乏味的”、

“非女性的”、“危言耸听”或者是“政治性的，而非文学的”，妇女被迫保持沉默而将那些主题交给专家们。

虽然妇女们坚持继续写作，但她们的作品被看成是庸俗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在大学里，没人教给她们如何使书籍具有生命力，如何使它们成为文化人的共同语言。常常没有人对它们进行评论，并会绝版一两年。虽然妇女没有保持沉默，但很少有人听到她们讲话。

同样的厄运也降落到了上个世纪的那些女性犯罪畅销书的作家们身上。安娜·凯瑟琳·格林在大西洋两岸销售了几百万册，却绝版了，而威尔基·科林斯^①的书则一版再版。

1995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妇女大会落幕了，它给全世界的妇女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恐惧。在华盛顿，有些说客要求候选人们为美国妇女的利益而赞成强制性的社会日常工作。对妇女声音的抨击使得一些妇女十分焦虑，她们写书将当代妇女所面临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丽贝卡·哈丁·戴维斯和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等人。只要我们能够停止疏远男人，我们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我们的声音太响亮了，太恼怒了。在根本没有发生强奸的地方，我们却一直高喊着“强奸”；当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地方时，我们却一直在要求关心儿童；当政府已经做出最佳判断时，我们却一直在——刺耳地——哭叫着要恢复生育自由。

当我们步履蹒跚地迈向新千年的时候，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正经历着社会的痛苦：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关系、富人与穷人的关系、原教旨主义者与人文主义者的关系，决不仅限于我们妇女角色的视野范围内。在这样一个巨大痛苦的时刻，我们向妇女们

^① Wilkie Collins (1824 - 1889): 英国早期神秘小说大师。——译注

呈上两幅截然不同的写照以显示她们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一幅是：她们面临两千年之久的贞女与娼妓之间的选择。她们可以充当《跳舞女郎》中性感备至的尤物，那是一部冲破了种种障碍而得以在色情剧院之外展现女性性感的影片；或者充当纯洁的妻子和母亲，但她们一定不要去想什么感情的事情。

另一幅是：妇女继续用各种各样的声音去讲话，去探索作为女性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所有女人的生活中，生儿育女的问题起着主要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讲，生儿育女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根本没有人能够充分扮演好许多流行文化所赋予她们的那种疯狂做爱的妓女角色。相反，她们必须要奋力去探寻生活对女人意味着什么。她们或许并不正确，但像所有成年人一样，她们有权利犯错并从中汲取教训。

本书中所收集的小说探索了声音的多样性，以及选择、审判、错误和改过自新的多样性。它们出自那些女人之手，像巴雷特·布朗宁一样，她们“热爱她们的艺术”，渴望有一个世界能够倾听她们的声音。

我十分自豪地将如此众多的，勇敢的，你们已像老朋友一样熟悉的作家奉献给你们。至于那些你们从未遇到过的作家，等待你们的将是愉悦。有这么多案件中的女性，我们再也不会迎来另一个沉默的季节。

女性侦探小说大师作家群（本书作者）

荣誉及奖项 *Glory & Hortation*

P·M·卡尔森

美国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主席，并曾获“埃德加奖”、“麦卡维蒂奖”

鲁斯·伦德尔

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金匕首奖”

内瓦达·巴尔

“阿加沙奖”、“安东尼奖”

伊利莎白·乔治

“安东尼奖”，小说以十二种文字出版

琳达·巴恩斯

“安东尼奖”及“美国侦探小说奖”

赫尔加·安德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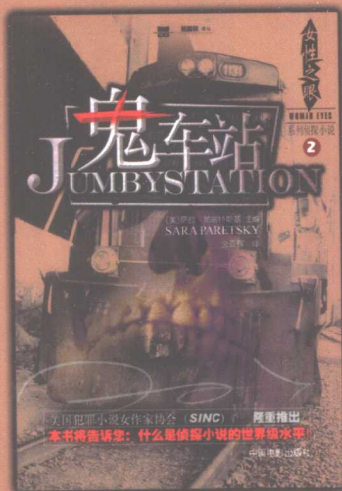
美国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副主席

萨拉·帕瑞特斯基

美国犯罪小说女作家协会创立者、首位主席



参考售价: 20.00元



参考售价: 20.00元

选题策划: 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 高晓诗

平面设计: 刘海笑

CONTENTS 目录

序

陪审团不明的团伙	P. M. 卡尔森	1
岩石与坚地	南茜·皮卡德	29
太阳黑子	莉莎·科迪	50
天文丝巾	鲁思·伦德尔	61
生活的边缘	伊琳娜·穆拉维约娃	72
夜火	埃利诺·泰勒·布兰德	83
丁香花之下	内瓦达·巴尔	97
一无所失	弗朗西丝·法菲尔德	114
他生活中的意外	伊丽莎白·乔治	126
仅是一个女人	阿米尔·贝纳波拉	157
路漫漫	多萝西·索尔兹伯里·戴维斯	166
谋杀的教训	安德列亚·史密斯	186
吉布森小姐	琳达·巴恩斯	212
绿色谋杀	苏珊·吉森	233
女男爵	阿曼达·克罗斯	253
我马上就来	苏珊·邓拉普	273
午夜狂热	赫尔加·安德利	295
家的梦想	迪西·斯克罗金斯·杰克逊	306
广告特技	萨拉·帕瑞特斯基	336
安全藏身处	洛伦·D. 埃斯特曼	360

P. M. 卡尔森在对侦探写作产生兴趣之前曾在康奈尔大学教授心理学和统计学。卡尔森的长篇小说曾获埃德加奖、麦卡维蒂奖、两次安东尼奖的提名，并被选入到了《神秘小说》德鲁德书评的十大优秀作品中。1992-1993年，她还担任了罪案小说姐妹会的主席。她最新的小说《血流》是她所创造的第二部以副治安官马丁·霍普金斯为主人公的作品。

陪审团不明的团伙

P. M. 卡尔森

不，我求您！别让我再描述发生在1892年那个残酷之夜的事情了！正如莎士比亚所说的，“恐惧会生崽儿”。我到现在还在做着噩梦！另外，我不是悲剧的女主角。我最多不过是一个喜剧性的串场角色，或许更糟。

但是如果你坚持的话——那我就开始吧，当袭人的晚风吹进车厢时，我那巴黎式样的漂亮的灰罗缎长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但乘务员却仍然是一副铁石心肠的样子。“女士，你必须在这里下车。”

我朝他眨了眨眼，尽量使自己看上去像是一位正派的女人，尽管我觉得他早就意识到了我是从事演员职业的。“但是，先生，到站时，我在圣路易斯的家人可以付足车费的。你当然可以让一个年轻的女士在半夜里多坐几英里的！”

“女士，到圣路易斯可不止几英里。切萨皮克和俄亥俄的铁路并不提供到圣路易斯的免费旅行。”说着，乘务员便将我的皮箱和手提包扔到了车站的站台上。我跳下火车，提起皮箱，试图

再把它搬上车,但是随着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和金属之间摩擦出的刺耳的尖叫声,火车开始开动了。我和我的皮箱一起重重地摔倒在站台上。我朝那个乘务员挥了挥拳头,在渐渐远去的轰鸣声中,我大声喊叫着:“你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毫无反应。火车消失在黑暗之中。我又开始颤抖起来,急忙打开箱子取出那条破旧的,旅行用的蓝色披肩,金黄色的假发……它比任何帽子都暖和……还有一支雪茄。我将假发套在我红色的头发上,围上披肩,然后坐在皮箱上抽烟思索。

有如此不幸的女士吗?没有车票,身无分文,还失去了工作,十分饥饿而又孤独。我很同情那些在3月的冷风中游荡的幽灵。我十分思念我那很早以前为国家牺牲的兄弟,还有我亲爱的姑妈莫利。我悲叹我那可爱的朗诵老师,杰出著名的英国演员范妮·肯布尔病情恶化,可能不久也将加入到他们的天国中去。还有我著名的同事埃德温·布思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很少离开他在格兰姆西公园的富丽堂皇的家。我弹了一下雪茄的烟灰,叹息已失去的辉煌年代。

当然,伟大的萨拉·伯恩哈特还活得好好的,但在当时,这对我来说只是个有限的安慰,因为她正在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出,只要我们的路线相遇在一起,她便会使我剧组的收入锐减。我很难给圣路易斯的朋友们留下足够的钱来为我可爱的小侄女提供春天的服饰。我的剧组继续巡游到新奥尔良,由于不用与伯恩哈特竞争,我们到那里的头一个晚上收入还是颇为可观的。我曾希望再次如此,但是灾难降临了。我们英俊的男主角抵挡不住法国酒的诱惑,喝得酩酊大醉,使得观众开始跺脚并在喊叫声中向我们投掷杂物,要求退票。我们把醉醺醺的理查德丢在闪亮的舞台中央,仓惶地向舞台的边门逃去,却发现剧院经理的人早已等在那里了。等他们彻底掏空了我们的口袋好给愤怒的

观众退钱之后,我们才得以脱身。就这样迫不得已,我才没有买票就悄悄地登上了新奥尔良的火车。

此刻,切萨皮克和俄亥俄的铁路又挥动它那至高无上的手把我从车上赶了下来,无情地将我遗弃在黑夜之中!你想知道我是否感到绝望吗?我发现自己非常想念我那已离开人世的可爱的朋友杰西·詹姆斯,她十分擅长对那些自私的银行和铁路进行报复。

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那几位到站下车的乘客早已离开了车站,舒舒服服地呆在办公室里的检票员很可能会将我从候车室里赶出去。铁轨反射出车站上昏暗的灯光,朝南北两个方向消失在田纳西漆黑的夜晚里。西边,巨大昏暗的密西西比河翻滚起伏着,近处河岸上只有几处简陋的小木屋和码头依稀可见,但此刻看上去阒无人迹。东边,孟斐斯城在沉睡中。我记得,5年前,那是1887年,在跟随亲爱的布斯先生巡回演出时曾在此逗留了日。由于缺钱,我询问过一个心地善良的黑人邮递员是否有办法让一个诚实的女士挣点儿钱修修她的裙子,他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在黑人学校工作的很有抱负的年轻教师,他很想学学朗诵。除了无疑已熟睡在黑人区内某个地方的这些勤劳的人们之外,我在孟斐斯没有熟识的人,只记得它是一个贪睡的水城。

幽灵般的夜风吹得野草沙沙作响,拍打着我的外衣的一角。我抽了最后一口雪茄,提起我的手提包和沉重的浅皮箱,把它们藏在一堆等待发运的谷袋下面。

我朝城里走去,抱着一线希望;可能会遇到某个还没有睡觉,心地善良而又乐于助人的绅士。我选了一条离河而去的街道走去,街上漆黑一团。但是当我到达弗兰特街,那是第一个交叉路口,我看到了灯光和三两成群的绅士们站在街上谈话。尽管现在夜已很深,弗兰特街上的酒店生意仍然十分兴旺。我停

下来从罗缎袖子内的便袋里拿出口红,只是在嘴唇上涂了一点儿,然后走了进去。

我知道,我知道,一个正派的女人决不会进入到这样一个低下的场所的,在一个水城的深夜里就更不会了。但是,你想一个可怜的,身无分文的女士又能怎么办呢?等当铺开门还要好长的时间,再说我也不能在里茨饭店租一个套房。

很快,幸运之神就向我微笑了。我看到一个金发男人,胡须修整得很漂亮,表袋上装饰着美丽的花纹。他身系一条别着一把小型蓝黑手枪的腰带,坐在一个圆桌旁,面前放着一盘鲑鱼,一杯啤酒,一份报纸和一个笔记本。当我进去时,他看了看我的金色头发和巴黎式样的。华丽的灰色长衣,然后马上十分礼貌地站了起来。“晚上好,女士,”他说。

“噢,先生,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看到像你这样善良的面容该是多开心呀!”

其他几位绅士转过身来看我,有两个面带醉态的人大声提醒我,用不着刻意表现出高贵。我那位金发英雄瞪了他们一眼,然后屈身让我入座于他的桌旁。我忍不住瞄了瞄他盘中的食物。

“我真的非常乐意帮助你,女士,”我的新朋友说,同时朝我扬了扬他那金色的眉毛。“告诉我……噢,别忙,我看你还没吃饭,他们这里做的鲑鱼还凑合。”

“噢,先生,那就太好了!”他向酒店老板招招手,我接着说道,“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自己。我是布里奇特·穆尼小姐,圣路易斯的穆尼。”

“很高兴,女士,我叫雷金纳德·彼得森,为孟斐斯的《商业报》写文章。”他指了指面前的报纸。报纸上面登着一篇有关保护南方妇女的言辞激烈的文章。

的确,我真希望有人会保护南方妇女不受贪婪的切萨皮克和俄亥俄铁路的欺凌,但我知道那不是文章的意思,所以我没对此说什么。相反,我说道:“我很高兴能认识你,先生,我非常欣赏你的职业。”

“谢谢你,我亲爱的穆尼小姐。记者的职业就是要用真实的观察去服务于社会。有时即使是法律失去了作用,那么我们也必须这么说,并为正义而战。”或许是受了我的话的影响,或许是由于我那红红的嘴唇,彼得森先生朝我十分热情地笑了笑。我猜恐怕是因为我的嘴唇。由于我不想让我们的熟悉程度进展得太快而使我去这顿夜餐,便向周围看了一下,寻找可能分散他注意力的话题。

“我看孟斐斯也有一些雄心勃勃的黑人,”我议论道,并指了一下他的笔记本,上面简短地记着一些有关一个由三个黑人开的杂货店的情况。

我的话题转移成功了。彼得森先生哼着说:“不仅是雄心勃勃!星期六晚上,有几个正派的白人要进那家杂货店时,那些该死的黑鬼居然朝他们开枪!”

“太可怕了!”我惊叫道,“无疑那些人只是想买些东西!”

“呃,实际上……”我这位穿着打扮十分考究的伙伴清了清嗓子,“但是,告诉我,穆尼小姐,是什么不幸把你带到了这个地方?”

这时,酒店老板端着满满一盘鲑鱼过来了,那味道真的像彼得森先生先前所说的那样。我一边优雅地使用着刀叉,一边编了一个故事,说有个可恶的小偷偷了我的钱和车票。

但是,正当我要巧妙地谈到如果他肯借给我足够的钱买车票的话,我将对他终生感激不尽,这时走进来一个肥胖的男人。他戴着两枚钻戒,围着一条昂贵的深色羊毛围巾,围巾遮住了他

下半部分的面孔。这人在几张桌子前站了片刻，其中包括我们的桌子，然后以克制住的兴奋口吻说：“咱们走吧，彼得森。”

“是，长官，卡马克先生。”我的新朋友跳了起来，向我礼貌地鞠了一下躬，“请原谅我离开片刻，穆尼小姐。我的老板叫我。”然后他迈着大步匆匆地走了出去。

呃，你听说过南方的男士们如此这般令人惊异的举止吗？由于害怕酒店的老板会无理地要求我来支付这顿夜餐，我一把抓起蓝色披肩，紧随我的新朋友其后匆忙逃了出去。

但是再也看不到彼得森先生那美妙的胡须了。所能看到的就是许多男士在弗兰特大街的中间转来转去。像把我的新崇拜者召去的卡马克先生那样，他们都用黑布遮住了面孔。我不想去惹那些蒙着脸的男士们，就缩回到黑暗之中靠在酒店的墙上，心里想着彼得森先生真的是位聪明的记者，他自己也蒙上了脸以便能更好地观察这些活动。

这些人开始沿着大街移动，静悄悄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管他们干什么事，只是希望能在他们干完了他们神秘的事情之后找到彼得森先生，所以我就悄悄地跟在他们的后面，始终躲在黑影里。

他们没有走很远。不久，我听到一声铃响和一个回应的声音：“谁在那儿？”

“我抓了个犯人。”

“好的，就在这儿，我时刻都准备着接收他们呢。”

我就躲在一座黑漆漆的大楼旁边，刚好能辨认出那块牌子上的字：谢尔比县监狱。无疑，那是警卫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的。片刻之后，我听到钥匙扭动的声音，看到大门打开了。刹那间，有三个蒙面人冲了进去，我听到那警卫发出了喊叫声，“这是干什么？”然后剩下的暴徒冲入了监狱大院，那喊叫声便被他们